

反抽象哲学引论

FANCHOUXIANGZHEXUEYINLUN

要是你们当中有谁是专业的哲学家（我知道有几位）一定会觉得我所讲的很粗浅但浅到了难以饶恕的地步，不，几乎到了难于令人相信的地步。

——威廉·詹姆斯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反抽象哲学引论

——一个从根基上重建哲学的求证

陈智祥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抽象哲学引论/陈智祥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4

ISBN 7-80626-874-X

I.反... II.陈... III.认识论-研究 IV.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4873 号

反抽象哲学引论

陈智祥 著

责任编辑:姜 越

封面设计:左 天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购书电话:0431-5626689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300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ISBN 7-80626-874-X/G·444



前 言

要是你们之中有谁是专业的哲学家(我知道有几位)一定会觉得我所讲的很粗浅,粗浅到了难以饶恕的地步,不,几乎到了难于令人相信的地步。

——威廉·詹姆士

本书是根据拙著《当代与未来的认识方法》所阐述的哲学思想和体系,经进一步的深入和理顺,然后通篇改写而成。力求以这一哲学来写这一哲学,首先就写出她的名字。

在很多人的眼里,哲学是一门“抽象的学问”,而哲学家的特点也常常是“不关心具体”。

这诚然是一个“事实”,但又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事实,尤其是对于哲学家。例如大哲学家黑格尔就曾经大声说:“如果真理是抽象的,则它就是不真的”,“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的科学”。其实,哲学家并不是不关心具体,而是关心具体的层面与“普通人”不同,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从“较高的”层面上关心具体。日常,有所谓做具体工作的人和不是做具体工作的人之分,后者又特指做领导工作的人或者做理论工作的人。但其实他们都是在做具体的工作,没有人在做抽象的工作。他们——如果都是在认真工作的话——只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做着他们的具体工作。(至于“基层”和“高层”究竟谁更“高级”、更伟大或更重要,很难说。)

所谓哲学家“不关心具体”的真正含义是:哲学家不关心个别,他关心一般。即哲学家更关心一般层面上的具体,而不是个别层面上的具体。但确切说来,哲学家也不是不关心个别,因为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他只是不关心个别身上的个别性,而关心个别身上的一般



性。所以,抽象地指责哲学家不关心个别,是完全颠倒了事实;哲学家是最“无私地”关心着个别,关心着“所有”个别。

因此,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一个“事实”(就哲理来说),而在于我们要怎样去看待、理解、分析、评价上面这个“事实”。弄清楚人们在说“抽象”和“具体”的时候,究竟是在说“抽象”和“具体”,还是在说别的;弄清楚人们在说“抽象”的时候,究竟是在说“抽象”,还是在说“具体”。当一个“普通人”说某个人正在做着很抽象的工作时,他的意思可能只是说那个人正在做着“很高的”一般层面上的具体工作,或者他其实是在反对那个人在抽象地做着一件工作!小时候大人告诉我,要看到红灯才好过马路,但我又常听到人们说,绿灯才表示通行。(在以前人和车看的是同一组红绿灯。换言之,同一个红灯具有相反的两种含义。)但其实这是可以和应该统一起来的,只要多设一组(另一层)红绿灯就行了。

还是因为哲学家关心一般,于是“普通人”又可能倒过来,把关心一般的人都称为“哲学家”,把各种“高层的”或无确凿根据的研究都称为“哲学”。这还是“没有错”,但又是一个需要理清的正确性——关心一般的人是在什么方面的意义上成了哲学家;而这个方面的意义恰是哲学的本义。我们认为——

在今天和将来,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的)认识方式和方法的科学。

由于“一般”总是相对的:相对于“个别”的时候它是一般,相对于“一般的一般”时它又是个别;“方式和方法”相对于某个个别的、偶然的具体认识,它已然是一般;所以在明了了这层含义之后,上述定义中“一般的”几个字便可以删除。人类认识最一般的方式和方法是什么呢?这是最“高层”、最普遍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仍然被我们分作“最最一般”和“较最一般”的两层,即“根本”和“基本”两层,也即在本书副标题中所说到的“根基”。(这里所说的“根基”与上文所说的“基层”,它们两者与“高层”的关系是正好相反的,这更证实了我们先前的怀疑:“高层即基层”,或“高层又是根基”。)本论认为,人类认识的

根本方式和方法是反抽象,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抽象的过程。而人类认识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则是:感觉、思维和实践。

除了求证“根基”之外,本书“还”有一个真诚的愿望,那就是要将哲学请入科学的国度。我知道反对者们会嘲笑说:你这科学的囚徒!而“支持者们”又会说:多此一举。但我还是确信这是反抽象哲学的任务,是哲学家的使命。

本书只是完成了上卷,但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

2003 年 3 月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哲学的道路	(1)
第一节 死亡	(1)
第二节 新生	(4)
第三节 有用的玄谈	(7)
第四节 历史的列车	(10)
第二章 反抽象	(12)
第一节 可知论	(12)
第二节 反映论	(27)
第三节 认识的根本方法	(46)
第四节 认识的基本方法	(118)
第五节 本质论	(174)
第三章 世界观	(196)
第一节 泛宇宙论	(197)
第二节 新四因论	(213)
第四章 人性论	(223)
第一节 人之七性	(223)
第二节 在人的世界里	(240)
第三节 欲望号巨轮上的乘客	(268)



第四节	人性的此岸	(286)
第五节	人性的彼岸	(300)
第五章	科学学	(317)
第一节	认识科学: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亲姊妹	(317)
第二节	作为认识科学之一门的反抽象哲学	(348)
结 语		(354)
主要参考书目		(356)

第一章 哲学的道路

诗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节 死 亡

哲学——基础哲学——不是少数天才的专科，而是广大贤庸的学问。然而能够为大众指明他们的方向的，是伟大的天才。

被尊为哲学之祖的古希腊人泰勒斯(Thales, 约公元前 624 ~ 前 547 年)留给后世“爱智慧”的人们的只有片言只语，见于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他说：“水为万物之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载)便开了哲学的先河，或称自然哲学。据说，他曾经因为走路的时候只顾着观察和思考天象，一不小心掉进了井里，结果被过路的村妇嘲笑为“连地上的事情都还没有弄清楚，就想弄清那天上的事情。”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人孔子，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重心从自然或“天”转向人事，尤其是认识的方式。孔子并没有太多关心宇宙本原的问题，而是专注于人生、政治、性命、道德；弟子向他求教侍奉鬼神的道理，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他答：“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精辟的言谈中，已有重要的一般认识论思想大放光芒：“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他所开创的儒家学说被后人称为人生哲学、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

在苏格拉底前、后，就世界与人的认识的关系，分别有德谟克里特朴素、平实的“原子论——影像说”，和柏拉图如梦似幻般的“理念论—回忆说”，为哲学后世的发展开启了两个方向、两条道路。

古希腊人的骄子——亚里士多德总结前人的知识，创立了包括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第二哲学(物理学)、伦理学、动物学在内的多门学科，当之无愧为世界科学之父。他认为泰勒斯之所以说水是万



物的本原,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种子都是从湿润的环境里生长出来,一切生物都是以湿润的东西为养料,湿气又产生热并由湿来保持热,而水便是湿润的根源。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书《管子》中亦有《水地》篇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有趣的是,我在中学里学习化学课之前,有一天也曾经对我的两位同学断言:一切物体之中都包含有水分。其中一个同学问为什么,另一个同学则说:“当然是啦,你想想。”在他想的时候我解释说:“要是没有水在其中的话,那么一切物体都必然只会呈现粉末状。”后来学习了化学,我自然明白自己当初的观点是多么愚不可及。看来,“自然哲学”所宣称的宇宙本原和万物之根,不论是水、火、道、数或太极,还是主观或客观存在的理性,都不过是人们对宇宙中万物的原理还不甚了解时所作的妄测;随着认识的提高,它们的本质被把握,于是真理就代替了谎言。同样道理,“社会哲学”也不过是对社会人群所作的初步的和笼统的认识。

从亚氏开始,科学不断繁荣,原先被作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断分化,进入各门科学。在古罗马,卢克莱修以其杰出长诗《物性论》对各种“宇宙本原”作了科学而生动的批判,描绘出宇宙本来的面目。在更广阔的学问场上,人们逐步走上了对宇宙作分门别类的认识的正途。而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形而上学亦逃不脱后世的审判,“形而上学”成了错误哲学的代名词。哲学以研究宇宙万物的规律、“整个世界”的本原为己任,这一努力没有成功,却孕育了将宇宙万物、“整个世界”分成不同的领域来加以逐一认识的科学的诞生;科学的成长,反过来对仍不死亡的哲学提出了质疑:难道现在有了科学,还需要有那么一门以宇宙万物和“整个世界”为其研究对象的学问吗?真若在科学的大家庭中需要有那么一门学科,它的名字还应该叫做“哲学”吗?!

以宇宙万物和“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以探索万物的规律和“世界的本原”为目的的哲学,我们称之为**本体论哲学**。它的积极之处正在被科学继承下来,在子体中获得新生;那么最终还会剩下些什么



呢？——遭到科学批判和排斥的东西。

但是这决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遭到科学批判和排斥的东西仍在利用科学的未完善即人类认识进程的每一个止步点苟延残喘，而新的哲学迟迟未能确立便直接为旧哲学在学问的大堂里留下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人们善良的感情也不愿就此抛弃那曾经孕育了今日知识大厦的古老文明，尽管它常常令人不知所云而怀疑自己的理性。作为一种折中，一些思想家便始终将哲学作为科学的代名词继续使用，以求这样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例如，到 19 世纪上半页，孔德仍把他否定神学与形而上学，确立科学体系的伟大旗帜起名为《实证哲学教程》；到 19 世纪下半页，斯宾塞也还把他包罗万象的科学巨著叫做《综合哲学》。

——应该补充的是，要总结哲学的起源和科学的进程自然不是这样几行文字所能够胜任的，文明的起源本来就是多元的。例如，在比古希腊具有更悠久文明的她的近邻古埃及和巴比伦，很早就有了丰富的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实用知识，但是却没有同时发展起来或甚至更早存在的“哲学”。

问题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发展。哲学在后世发展的主流是什么呢？是认识论哲学对本体论哲学的批判、争鸣和吸收。“新”哲学认为哲学应该具体研究人类的认识，而不是泛泛的宇宙万物和抽象的“整个世界”。这同时也是科学对作为其前身的旧哲学的否定的一个重要战场（从历代西方先哲们所著的哲学大作的书名中，我们可对此窥得一斑，请见“参考书目”）。哲学最初关心世界本原，但本原毕竟遥远，转而关心本体；但本体又逐渐被各门新兴科学分割去了，只剩下对本体的“认识”。但这绝非最后的本体！——认识论哲学仍旧抽象，它没有能够回答哲学究竟应该具体研究人类认识的哪一个方面，这是这一争战迟迟未能取得“最后”（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原因。但随着科学对“认识”的分门别类的认识的日益深入推广，作为那个抽象形态的认识论哲学的一步走向死亡，却仍是不可避免、否认的事实。

此间，当哲学发展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出现了感性认识与理



性认识的经院哲学式的神奇沟通,本体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富于想象力的强力调和;于是制造出了一些极其复杂,从整体上说荒谬绝伦的“辩证的知性宇宙体系”。康德在利用近代哲学成就研究认识论时,走着古代本体论哲学家们寻找“世界本原”的老路,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一类抽象的知性“本原”;在不可调和的极地终于走向了反面——将本体和认识完全对立起来。黑格尔以完成“绝对精神”回归自身的最后工作——“哲学大系”的建立为己任,用主客合一的又是自我否定的“辩证”的眼光“透视”大千世界,说着一些来自“深层”的东西。

两者本质上都还是柏拉图“理念论——回忆说”(先验论)的翻版:康德将人类主观对客观的后天认识倒置在了先天主观之中,黑格尔则将人类主观对客观的后天认识倒置在了先天客观里面。他们之于“人类认识”的理想已经走到了神秘遥远的天际。然而我们却宁可在“此岸”过着有矛盾但不“背反”的普通生活。与此同时,不可否认他们又都是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富有正义感的思想解放先驱。但是,哲学明眼人在读了他们的书之后,知道哲学再也不能够这样下去了,真理若向谬误妥协就将被推进黑暗的深渊。谷底就是回升处。

——至于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两千多年来也产生过极其丰富的思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在这里勾勒“哲学史”时却不得不只是将它作为用以引证的旁线;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顺应世界的潮流,站在时代的潮头,未来可以是由我们开创。

第二节 新 生

旧哲学被科学否定了,新哲学只有作为一门科学建造起来,才能使哲学得以重新确立。

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世界呈现在人类的面前不再是一个混沌未开的世界,而是一个具体多样的世界;关于这一个世界的知识亦不再是笼统抽象的,而是分门别类实证严密的。于是,哲学再也不能是

一门有别于具体科学的“研究世界最一般问题”的“科学之科学”，它只能同样是以特定的事物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具体科学，是科学中的具体一门。

试问，能够因为哲学中有物理原理（——离开了物理原理，哪怕哲学的一根毫毛都不可能存在），就说物理学是“科学之科学”吗？即使真有“公认的”世界的最一般问题及最普遍规律，那么我们也要把它从旧哲学中具体出来，命名为“世界学”——毋宁说“宇宙学”，另议。

哲学从抽象的“科学之科学”转变为具体的“科学之一门”，不是学问的降格，而是哲学的新生。

那么哲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呢？把哪一个特定的世界规定为它的研究对象才符合时代即人类认识水平的现阶段的要求——使哲学成为一门具体科学；同时又继承了传统——既要不断新哲学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又要使之更无愧于“爱智慧”与“使人聪明之学”的已有荣耀之名呢？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越是在它似乎最难解决、没有人愿意去解决的今天。

黑格尔是旧哲学——抽象哲学——的顶峰。黑格尔之前有弗·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的“经验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的“理智论”，为旧哲学向新哲学的过渡作了有益的准备。黑格尔之后有费尔巴哈——他对黑格尔进行了猛烈的、翻转他的批判。培根、笛卡尔和费尔巴哈等虽然没有建立起作为科学之一门的反抽象的哲学，但是他们的某些思想却完全可以作为本书的一个基础。

培根以创立新的、更可靠的认识方法为其经验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批判地说道：“三段论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由语词组成的，而语词是概念的符号。因此，如果概念本身（这是事情的根本所在）不清楚，并且是很草率地从事实中抽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便没有稳固的基础。”“它只能强人同意命题，而不能把握事物。”把握事物本身要靠他的“新工具”。（转引自《西方认识论史稿》第133页）



在反思中确信其存在的笛卡尔则说：“我这样做（‘普遍怀疑’的笛卡尔原则）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豫不决的怀疑派，因为正好相反，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
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和粘土来。”（转引自同上第209页）

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总结说道：“倘若我们要把自然界解剖来看，我们又可以说：自然界就是那个本质或那些本质和事物之总和，它们的存在和本质就表现在它们的现象或影响里面，而这些现象或影响，其根据并非在思想、意向和意志之中，而是在天文或宇宙的、力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或有机的力量或原因之中。”

肯定并扩展了费尔巴哈的物质主义思想，又以社会、历史批判主义的方法超越了他粗泛、狭隘的人性、现实批判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把从黑格尔那里接过的被颠倒了了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形成了我们确定称之为反映论的那样一个保留了旧哲学的“合理内核”，总结了并且还将继续总结哲学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体系。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进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不应仅仅停留在经典作家们已经作出的论述上——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而应该把握其真意，揭示其精髓。后详。

在同一时代。孔德以“实证主义”梳理科学，反对他指包含在“神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科学的前身之中的**虚构的和抽象主义的“哲学方法”**。他所倡导的实证方法开创了被称为现代哲学两大思潮之一的“科学主义”的传统。孔德在关心科学的同时，最关心的却还是人；他同时创立了当时而言最后一门需要由他去实证的科学——社会学，具体实践他的哲学理想和方式。

进入20世纪，以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和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之大，分析哲学之“振聋发聩”，“现象学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之直言不讳，波普的“世界”里众人才汇聚，使“关于方法的科学”日益成为当代哲学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自己却

不一定承认；不承认各种抽象哲学在神秘的外衣下，所提供出来的惟一有价值的东西，乃是人类或他们认识世界的一套也许是相当独特的方式、方法。

在新生的 21 世纪，“知识主义”可能要成为哲学的下一个流派。至此我们确信已经找到了等待已久的答案——反抽象哲学的对象是人类认识的方式、方法。

第三节 有用的玄谈

思考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有闲阶层的工作，是那些不必为地上的事情而烦恼的人的工作；当然也可能是出于纯粹的浓厚的兴趣或强烈的使命感，而甘愿掉进井里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却不放弃；或者以为可以通过研究哲学获得紧要的名利，至少作一个饭碗。相传泰勒斯有一回观察天象，结果推算出来明年的橄榄将获得丰收。于是他事先以低廉的价格租用了国内所有的榨油机，待到来年橄榄真的丰收了，便以高价反租出去，结果赚了个所有人心服口服。于是，“哲学家并非不懂得经商，只是他的志趣不在于此（或不止于此）”，这句话便被认为是出自于此。但今天的哲学研究者们再重复这话时，却多少是带点自嘲或者解嘲。哲学似乎已不合时代。

但历史上哲学确实是挺有用的。它一度是“神学的婢女”，又曾经是政治的工具，更多的时候是知识的幻影——无知的修饰。不容否认，哲学经过两千多年的自身衍化和外力作用，早已是千姿百态，各忠其是。泰勒斯的占天术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哲学，“水为万物之源”即使说对了也另有所属。可是，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旧哲学发展到“绝妙”之处可以是怎样的一个登峰造极——这当然只是“管见”！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说：“物质通过它的否定性的环节、它的抽象的个别化，与它的自相同一性相反，坚持着它自身的相互分开的状态；这就是物质的排斥。但因为这些有区别的东西是完全同一的，所以这种相互分开存在的自为存在的否定性统一也同样是本质的，因此物质是连续的；这就是物质的吸引。物质不可分离地是这两个



环节,并且是它们的否定性统一,是个别性。然而,这种个别性和物质的直接的彼此外在性相反,仍然有区别,所以本身还不是被设定为物质的,而是观念的个别性、中心;这就是**重力**。”

我的朋友,如果你是学过一点物理学的话,同时又还没有中玄学之毒太深的话,你就一定会笑得前仰后合,笑出眼泪来。这就是“科学之科学”吗?这就是被称为人类最高学问的哲学吗?!多么多么可悲啊……

我知道许多有志的、关心生存的意义的、好奇的、想要弄清认识之奥秘和把握“世界之本质”的青年,都渴望读一点哲学的书籍,开拓自己的心胸和眼界。可是哲学史却常令他们这样失望、这样愤怒:那些大思想家们所作的事情,就是把别的具体科学和日常生活用反抽象的方法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再用最抽象的语言来重新阐述一遍,把具体的事情变回混沌的事情,把许多人都已经明白了的东西变成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的东西,把已经认识了的事物变为不可知的事物……哲学离我们,离普通生活太远。

滞于空谈,无所作为,这是青年最痛苦的愤怒。哈姆雷特说他读的书“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又岂止是一句疯话那么简单?

于是一般人在浅尝后就将其抛弃了,他们说:“哲学——抽象。”但是他们在实际里却还是不同程度地运用着哲学——或正确或错误的认识方法——偶尔还不经意地道出其名——去获得真理和谬误、幸福与哀愁。另一些人则一头扎进他们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谈论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好像明白的梦境;而别人听来也若有所悟,因为梦幻取材于真实,真实就可能有用。居中的是第三类,他们探索“有用的玄谈”;这一类也并非完全为我们所认同,我们只是属于这类中的一种:

1. 为什么要把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方式、方法?

(1) 这符合时代即人类认识水平的现阶段的要求。人类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多门研究人类的认识的具体科学,如

心理学、审美学、语言学、科学学等。(关于这一事实,虽然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但准确的把握却还有待总结;它是本书第五章《科学学》将要探讨的内容之一。)因此,哲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还是泛泛地研究人类的认识的一切方面(或“主要方面”),它应该也像上述几门认识科学那样,选择认识的一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使自己成为一门实用的具体科学。

(2)这符合这门学问历史的和逻辑的发展,继承了哲学的传统。本体论哲学孕育了科学,科学反过来要求本体论哲学转变为认识论哲学,认识论哲学要完全摆脱本体论哲学就需要将自己再进一步具体化,寻找自身中最本质的东西——于是,客观的“方式”和主观的“方法”在这里结合,以相对的恒常和主动的行为去应对客体世界的繁华变化与某种对象性的自然存在,成为新的哲学。旧哲学中的大多数概念仍然可以在新哲学中使用,只是根据认识的进步或倒转或修正地重新解释了它们的含义,并且我认为也只有作了如此规定的新哲学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以后有人会发现作另一种规定的新哲学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并不奇怪——我们且不作永久的结论。

(3)这使哲学第一次真正无愧于“爱智慧”和“使人聪明之学”的美名。爱因斯坦说过:“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死的,而方法却是活的;一个人能记住的知识是有限的,可是只要他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要获得新的知识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正确的方法是从无知到知识的捷径。事实上要获得任何认识,不论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自觉地还是本能地,都得通过一定的方法,方法就是从未识到认识的途径。然而,方法有大有小,打只苍蝇亦需要方法,但在浩瀚的学问之林,这样的小技实在是微不足道;方法只有与“人类认识”这样一个大主题(它同时也涵盖了各种具体的小认识)联系在一起,总结发掘那些能够统领许多行为的甚至是能够统领一切行为的“大方法”、“根本方法”,才佩戴上“智慧”的皇冠。

2. 哲学的改革确实是要使哲学与实际相结合,屏弃空谈,使之成